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

高永奇

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河南 安阳 455000

提要 次要音节不仅仅是一个语音概念,它在构词平面有其自身的功能和意义。布兴语的次要音节构词上是一个词头,语音上是一个弱化音节。跟我国其他南亚语系语言相比较,布兴语的次要音节在变化类型上不外乎简化、脱落、合并、衍化,其中也反映出我国南亚语系语言的语音演变规律。

关键词 布兴语 次要音节 构词 语音演变

中图分类号 H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4)04-0084-13

布兴语是我国新发现语言之一,属南亚语系。它跟我国的克木语、布朗语、佤语、德昂语等是亲属语言。我们曾先后两次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对该语言进行田野调查,并描写了其基本特点和语言面貌。本文对其次要音节的性质、类型等进行分析,并通过跟我国其他南亚语系语言的比较,探讨其演变规律。

1 次要音节研究概况

次要音节的概念、形式和分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孙宏开先生(1982:31)详细分析了独龙语的前加成分(次要音节)的特点:声母不出现复辅音;音节是弱化音节;韵母除 $\alpha, a\eta$ 以外都是高元音;前加成分经常失落;声调只有低降调;元音音值不十分确定等等。王敬骝先生(1984)在分析崩龙语(德昂语)的次要音节时,指出次要音节的特点是:1)不能独立存在、独立运用,只有纯粹的构词作用;意义不完整。2)语音上通常轻读,其元音经常弱化或失落。3)有时会跟主要音节合并成复辅音。

潘悟云(2000:104-105)曾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讨论:“次要音节专指出现在主要音节前头而且韵母失去音位价值的弱化音节。因为次要音节的音系功能实际上等同于一个辅音,所以 Matisoff(1973)把它叫作前置音(pre-initial consonant)。从音系角度考虑,次要音节的韵母没有任何功能负载,称它们为前置辅音未尝不可,但是从语音角度考虑,它有一个响度峰,具备音节的特征。再说,把它处理为辅音的话,它与后头的声母辅音合在一起容易被看作是复辅音,在许多语言中复辅音与一个半音节是有区别的。”潘悟云(2000:129)在确定次要音节时,根据音节结构的响度原则,认为“带甲类复辅音(即由擦音、流音、鼻音或半元音加塞音、塞擦音组成)的词实际上都属于一个半音节。”

在研究佤语的次要音节时,赵岩社(1997:251)认为:“具有构词作用的附加音节,从语音结构看,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其韵母只有一个简单的弱化元音;一种是在这个弱化元音之后还有 $-i, -\eta, -k$ 之类韵

[收稿日期] 2003年11月5日 [定稿日期] 2004年4月15日

· 本文完成后,《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人提出了具体而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尾。第二种情况比较少见。”

2 布兴语次要音节的类型和特点

2.1 布兴语次要音节的类型

从结构形式上看,布兴语有两类次要音节,一类以“首辅音(C_1) + 元音(V) + 尾辅音(C_2)”的形式构成,其中首辅音和元音是必不可少的,尾辅音是可有可无的。其结构可以概括为:

1) 音节化成分为 γ 的:

首辅音	元音	尾辅音
t		l
s		r
ts	$\gamma(a, u)$	m
p		n
r		
k		η

2) 音节化成分为 $\imath(i)$ 的:

tʃ(ts)
s $\imath(i)$
ʃ

还有一类鼻音自成音节的次要音节,布兴语中只有一个 η 。布兴语中常见的次要音节有 ts \imath 、tʃi、t γ 、t γ r、t γ m、t γ n、t γ η 、si、s \imath 、s γ r、s γ m、s γ n、s γ η 、ra、r γ n、p γ 、pu、p γ r、p γ η 、m γ 、mu、l γ 、kh γ 、k γ m、k γ r、k γ n、k γ l、ʔa、 η 等。

2.2 布兴语次要音节的语音特点

王洪君(1999:188)在分析汉语方言中的嵌-l-词、福州切脚词等“一生二”式语音构词法时,认为它们的“整体韵律特点可以用‘前冠衔接式’来概括”,“全词形成前暗后亮前轻后重的强烈响度对比”。“从音量上看,作为前冠的前字音节总是轻读的单韵母,相当于一个 mora,后字是正常音节,相当于两个 mora。”“从响度上看,前冠音节的元音的响度都极小,或者是过渡音性质的短的央元音,或者是与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可以无声化元音。”

Svantesson, J-O & Karlsson, A. M(2004)在分析克木语次要音节的声调时,运用 Praat 软件做了克木语中两个带有次要音节的单词的声学分析。其中的次要音节跟主要音节的音长上大约在 1:4 或 1:5 之间,两者音高基本一致。我们用 SFS 对布兴语的次要音节做语音分析,证明王洪君先生对汉语前冠音节的韵律说明同样适合于布兴语的词要音节。即:布兴语的词要音节在音长上较短,(如果次要音节本身含有鼻音、边音韵尾,则音长会长一些,但跟主要音节的音长相比仍然是短音节。)在音强上,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一般比主要音节弱,而音高上次要音节跟主要音节的音高没有明显的区别,基本一致。下面是布兴语中 tʃ \imath lia η “月亮”一词的声波图、语图、基频曲线图。〔1〕

〔1〕 这里仅举例来说明次要音节的语音特点,关于次要音节的实验语音分析,我们将另文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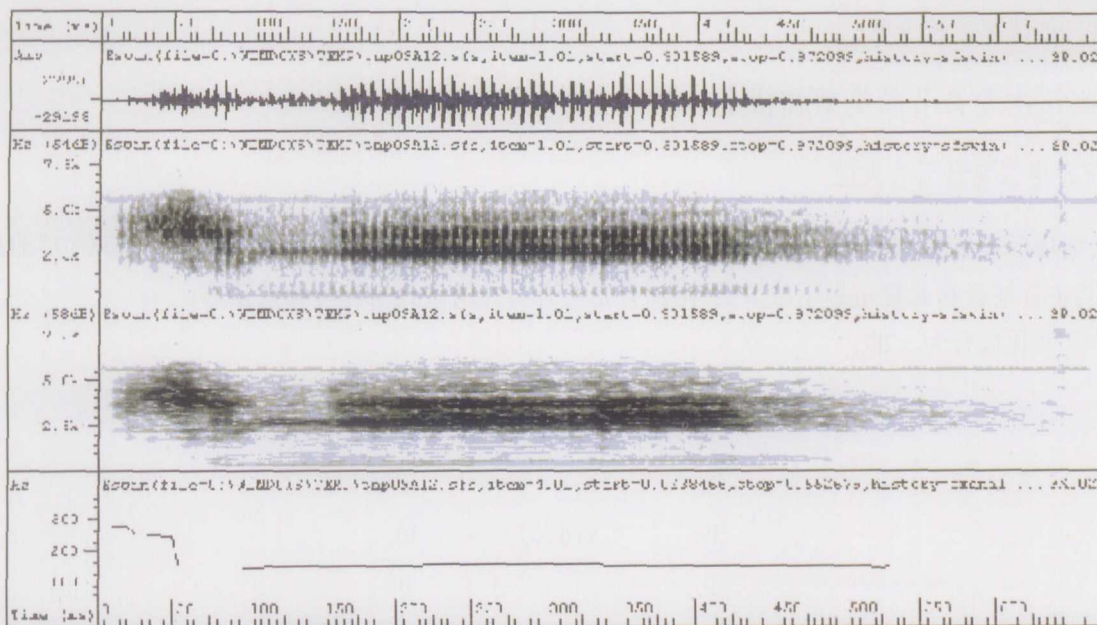


图1 liang 总体来说,布兴语的次要音节语音上有如下一些特点:

- 1)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在语音上同样呈现出轻而短的语音特点。其中音节化成分或者是弱化元音 ə , 我们统一标为 ɐ ; 或者是音节化的鼻音 ŋ 。在擦音 s 、 ʃ 和塞擦音 tʃ 后为 ɪ 或 i 。跟音首复辅音相比, 复辅音中没有音节化成分, 而次要音节有音节化成分出现。
- 2) 次要音节的辅音尾 $-\text{n}$ 和 $-\text{ŋ}$ 有互读的现象。有时主要音节中的这两个尾音也偶有互读现象。
- 3) 次要音节中擦音 s 和 ʃ 、塞擦音 ts 和 tʃ 可以互读。

2.3 布兴语次要音节与复辅音的区别

确定布兴语次要音节跟复辅音的区别, 使用如下三个标准:

1) 语感标准, 或者叫停顿标准。

次要音节是跟主要音节相对的一个概念, 在听觉或语感上, 它跟后面的主要音节之间有一定的语音停顿即潘悟云(1999:128)所说的存在两个响度峰。tyrak 跟 trak 之间的区别在语音上是十分明显的。对说某种语言的人来说, 是否为独立的音节, 说话者本人是有这方面的语感的。比如汉语中的“豆腐”的后一音节常常弱化为只有声母 f , 但说话人也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音节看待。这种语感标准的基础, 实际上是一种语言或方言的音节结构类型。

2) 响度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潘悟云(1999)所说的“音节结构的响度规则”。他说: 一个音节中的音段是按一定的次序排列的, 音节峰具有最大的响度(sonority), 越到音节的边缘, 响度就越小。发音强度(strength)则与响度成反比, 越是音节边缘的音, 发音强度就越强。各种音的响度和发音强度的次序如下:

响度

清塞音—浊塞音—清塞擦音—浊塞擦音—清擦音—浊擦音—鼻音—流音—半元音—元音

强度

一般来说, 音节中心部分是发音响度的核心, 在一个音段上响度核心之前的各音素应逐步增加发音响度; 核心之后, 各音素应逐步减弱发音响度。上面从左到右的顺序, 是响度逐步增加的过程, 符合音段开头部分向核心过渡的音响要求, 正常情况下不构成另一个响度核心(另一音节), 所以, 典型的复辅音

中的各音段就是按照上述的序列从左到右排列的。布兴语的复辅音也是符合上述的从左到右的排列顺序的。反之,不符合响度顺序的核心前辅音组,则会在响度核心前又形成另一个响度核心,即另一音节。

3) 成音标准。

所谓成音标准就是次要音节必须有成音节的前提,除了反响度顺序是形成音节的可能条件外,音节中还必须有我们上面所说的音节化成分。音节化成分可以是元音,也可以是有一定音响响度和音长的辅音(如鼻音)。tlak 跟 tɿl ʔak 的不同就在于后者出现了音节化成分 ɿ,而前者 t 后面没有音节化成分。

各种语言的次要音节的构成形式可能不同,如佤语以“辅音+元音”型为主,元音后出现韵尾的情况比较少。(赵岩社 1997)布兴语则以“辅音₁+元音+辅音₂”为常,即元音后面通常有“韵尾”出现。

对具体研究来说,研究的目的不同,使用的标准可能也有不同侧重。研究静态的、书面的语言可能更多的注重响度标准;分析具体的、生活中活的语言,有时候会偏重于语感标准。

3 布兴语次要音节的功能与来源

3.1 布兴语次要音节的构词功能

布兴语中的一个半音节词是由“次要音节+主要音节”的语音形式组成的。潘悟云(1999:129)指出:“在有些著作中,次要音节叫作词头,那是从构词平面来说的。构词平面与音韵平面并不等同。”我们也认为,次要音节是从音韵平面说的,而在构词平面,次要音节有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在讨论次要音节或者讨论构词法的时候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关于次要音节在构词上的作用,赵岩社(2001)认为:“在佤语中,前置音的作用有时是一个具有语法作用的前缀或前加成分,有时则只是一个纯粹的语音结构方面的概念。”赵岩社等(1998:93-95)同时认为:“词头和前加音、前加音节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词头的意义比较实在;语音不像前加音那样不稳定,而是清晰稳定的,也不像前加音节那样声母和元音与主要音节的声母、主要元音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而是自己是个完整的音节,语音上与主要音节没有对应关系。词头的作用是构词。”“前加音、前加音节、词头的作用,主要起构词作用,有的前加音节起构形作用。”高永奇(2003:47-49)在分析莽语的次要音节时认为,“莽语中没有前加音形式,次要音节就是词头。”

3.2 布兴语次要音节的来源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情况:

1) 词根或根词语音弱化而成。有些次要音节的词汇意义还比较明显,这些次要音节跟与之相对应的词根或根词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我们说这些次要音节是由于语音的弱化而造成的。例如:

(1) tɿ kha 做生意,其中 kha 意思为“价”。

如 khwɛn kha“落价” kha lih“涨价”;词头 tɿ 相当于“做”,应该是动词 tɛʔ“做”的语音弱化形式。

(2) tɿ liaŋ 月亮 tɿ lia 雨、下雨 tɿ(ŋ) ŋɛ 太阳 tɿ(ŋ) ŋal 火
tɿ(ŋ) ŋai 龙 tɿ kun 美丽、漂亮 tɿ laŋ 照(镜子)

这些词中的次要音节 tɿ/ŋ 显然跟“天空”、“光明”等意义有关。这说明它可能是表示“天空”、“光明”意思的一个词头。

(3) tɿŋ trɔ tɿŋ 围墙 tɿŋ pat 菜板 tɿŋ maŋ 篾条
tɿŋ ma 肚带 tɿŋ kuan 凳子 tɿŋ ka 院墙、墙壁

这些词中的 $tx\eta$ 应该和“藤条”^[2]意义相关。布兴人擅长藤篾编织,他们编织的桌子、凳子在当地小有名气,很受其他民族欢迎。这些词语同时反映了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情况。“围墙”、“菜板”、“墙壁”、“凳子”,甚至“马肚带”都和藤编有关系。

(4)	$sxn\ traɪ$	蛆	$sxm\ nar$	蜈蚣	$sxm\ la\eta$	壁虎	$sx\eta\ tɛʔ$	蟑螂
	$sx\eta\ pur$	牛虻	$sx\eta\ ma$	蚯蚓	$sx\eta\ ʔuaʔ$	蜘蛛	$sx\eta\ \eta aɪn$	蚊子
	$sxn\ prək$	狼	$sxn\ dar$	雷	$sx\eta\ m\eta\eta$	星星	$sx\eta\ tor$	虹
	$sxn\ tak$	舌头	$sxn\ ta$	尾巴	$sxn\ tri$	碓杵	$sxn\ dǎʔ$	胆

这些词中的词头 $sxn/sxm/sx\eta$ 显然跟“虫”有关,包括形象相像的东西。同时也反映出布兴人先民的宇宙观中把天上的“雷”、“虹”、“星星”等和“虫子”联系起来。^[3]

(5)	$kx\ tun$	后颈	$kx\ nɔr$	脖子	$kx\ da\eta$	卵、蛋	$kx\ na\eta$	胸脯
	$kx\ ji$	女生殖器	$kx\ ʒar$	螃蟹	$kx\ ni$	狐狸	$kx\ tak$	蚌
	$kx\ tʃa\eta$	乌龟	$kx\ tɕɪ\ ʒɔ\eta$	骨髓				

词头 kx 应该表示“卵”、“身体器官”、“多子”等含义。

下列词中的 $rx\eta$ 都是表示“用来……的东西”,使动词变为相应的名词:

(6)	镰刀 $rx\eta\ keu \rightarrow keu$	割(动词)	楔子 $rx\eta\ tʃim \rightarrow tʃim$	楔(动词)
	簸箕 $rx\eta\ tsɿ\ lok \rightarrow tsɿ\ lok$	捡(动词)	扫帚 $rx\eta\ koi\eta \rightarrow koi\eta$	扫(动词)
	犁 $rx\eta\ thai \rightarrow thai$	犁(动词)		

$rx\eta$ 本身是一个词,意思是“东西”、“事物”。在上面这些词中,语音上它弱化为一个次要音节;词义上也虚化为一个抽象意义的词头;功能上由一个独立的词变为一个前缀。

上述几种次要音节在构词上是一个前缀。

2) 次要音节本身是一种形态手段。

有些次要音节本身就是表达语法意义的前缀。如:前缀 $px-$

(7)	$px\ tʃet$	围(围巾)	$px\ mǎh$	喂。
-----	------------	-------	-----------	----

其中 $tʃet$ 是“毛巾”、“头巾”的意思, $mǎh$ 的意思是名词“饭”。

再如 $kx-$:

(8)	$kx\ sam\ kɔn\ puʃi\ \eta\ ti$
-----	--------------------------------

前缀 三 个 人 那(那三个人)

(9)	na	房子	$kx\ na$	家	$měʔ$	妈妈(面称)	$kx\ mǎʔ$	妈妈(背称)
-----	------	----	----------	---	-------	--------	-----------	--------

kx 本身就是一个表示指代的前缀,它不仅可以用在词中起构词的作用($kx\ na$),还有构形的作用($kx\ mǎʔ$)。

3) 次要音节是由于中缀的分音作用而产生的。

跟高棉语、克木语一样,布兴语也有中缀。中缀有构词和构形两种作用。^[4] 由于中缀的出现,使得原来是一个音节的词语变为两个或几个音节,其中前一音节在语音上弱化变为次要音节。例如:

(10)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曼俄	布朗关双话
------	----	-----	----	-------	-------

[2] $tx\eta$ 跟汉语的“藤”(‘ $dəŋ\ dən$ 徒登切)语音相似,它们之间可能有关系。但目前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词头来自汉语。

[3] 汉语中同样把“虹”和虫子联系起来。《说文解字》:“虹,蜺蜺也,状似虫。”

[4] 参见高永奇(2002b)关于布兴语中缀的讨论

医治 pɤ nai pai kaʔ⁴ pai¹ pai¹

布兴语的这个词应是在 * pai 中加入了中缀-n-, 把原来的一个音节分为两个音节。

(11)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塞 tɤ naʔ thoʔ

布兴语的这个词同样是在原来的一个音节 * taʔ 中加进了中缀-n-, 造成两个音节。

以上两例是在原音节中加入中缀-n-构成名词, 中缀-r-也有构成名词的作用。

(12)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嘴 tɤr nõiʔ dzhiw

布兴语的这个词也是在原来的一个音节 * tõiʔ 中加入中缀-r-以后产生了一个双音节词。

(13)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曼俄 布朗关双 傣语

芋头 tsɿlɔ ——— tɕuʔ¹ ——— ———

肝 ta lam tɔm kaʔ⁴ tom¹ ——— ———

水獭 ——— ——— pɤl ve phi ———

乌鸦 kɤl ʔak ——— ——— ——— ka¹

以上是加入中缀-l-造成的次要音节。

4) 次要音节本身不成语素, 只是单纯词中的一个音节形式。例如:

(14) 词义 布兴语 傣语 壮语

兔子 ka tai ka¹ tai⁵ ———

茄子 mu khɤ ——— luk⁸ ku²

这类词不容易辨认, 需要通过跟其他语言比较, 只有认定它的原来形式也有相应前加音节时, 才能认定它是个单纯词, 次要音节只是单纯词的一个音节, 而不是语素。

5) 次要音节可能是原始语言中原有的一种构词形式或语法手段。

这些形式保留在现代语言中已经不容易辨认其原来的作用, 但部分词中的次要音节仍能看出原来意义的痕迹。如: kɤr 在下列词中的次要音节都是用的这个形式:

(15) kɤr tiʔ 芭蕉 kɤr poŋ 泡 kɤr naŋ par 花蕊、花骨朵

kɤr na pek 松针 kɤr na par 花瓣 kɤr lɛh bǎŋ bɤŋ 门闩

kɤr dɔm 疮 kɤr tam 睾丸, 秤砣

可以看出, kɤr 含有“疙瘩状事物”的含义。因此, 我们可以说 kɤr 是一个词头。再如:

(16) he 这 ʔa he 这些 hu 那 ʔa ku 那些

ŋ bi 谁 ʔa bi 什么 ʔai bi 哪 ʔa ti 哪里

ʔai ti 哪些

这些词中的次要音节 ʔa、ŋ、ʔai 显然有一定的语法意义, 是语言中构形(构词)的前缀。

6) 有一些次要音节可能本身就是衬音音节, 可能没有具体的词汇或语法意义。例如: pɤŋ ŋai “眼睛”, 在 ŋai khu he “这双眼睛”中的 ŋai 是 pɤŋ ŋai(眼睛)省去了前一音节。再如: ŋ bi 谁在句子“lɛʔ bi dǎk bar tɛʔ ʔɔ, dǎk tɛʔ le de. (谁给我摘花, 我将嫁给他。)”中的 bi 是 ŋ bi(谁)省去了前一音节。

不过, 布兴语省去次要音节的现象并不常见, 必须在语境中能够显示出其词语的意义: 或者有上下文语境的提示, 或者有限定的词语时, 才能省去其次要音节。多数次要音节是词语的组成部分之一, 它们和主要音节一起构成一个词语, 而且这些次要音节在表意上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4 布兴语跟我国其他南亚语言次要音节的比较

许多学者在研究次要音节时都注意到,每种语言的次要音节之间并没有对应关系。我国学者王敬骝、陈相木、赵岩社等把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归纳为四种变化情况:一是简化,二是脱落,三是合并为一个音节,四是衍化为两个音节。(王敬骝 1982)在进行几种语言的次要音节对比之后发现,“附加音节没有严格的对应规律,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赵岩社 2001)。我们把布兴语的次要音节跟我国其他南亚语系语言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总体上讲,布兴语的次要音节跟我国其他南亚语之间也大致遵循上述的四种关系。

4.1 次要音节之间的对应

下面我们列举布兴语含有次要音节的词跟我国其他南亚语系语言之间有对应关系的词语,具体比较它们在次要音节方面的对应情况。〔5〕

1)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 si:

(17)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蚂蚁	si moik	muik	kaʔ ¹ muik ¹	——	——	muik	maw ⁵⁵
枪	si nat	nat	nat ²	nat ²	s ¹ na:t	s ¹ nat	——
血	s ₁ nɔm	nham	nam ¹	na:m ¹	na:m ¹	mam	ham ⁵¹
方	ʃi liam	——	liam ²	——	——	liam	liam ⁵⁵

2) 布兴语次要音节为 ts₁:

(18)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雨	ts ₁ lia	lhɛʔ	lɛʔ ¹	lhɛʔ ¹	klai	——	——
树	ts ₁ ʔoŋ	——	——	——	——	s ¹ ʔoŋ	——
芋头	ts ₁ lo	——	tɕu ¹	——	doh	sroʔ	mə ³¹ θo ⁵¹
深(水深)	ts ₁ luʔ	rawʔ	xɿʔ ¹	ɿu ¹	luk	dzruʔ	pə ³¹ gu ⁵⁵
湿	ts ₁ kaʔ	——	——	——	——	s ¹ kɔʔ	tə ³¹ ʔo ⁵⁵

3)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kɿ:

(19)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蛋	kɿdaŋ	tɔm	kaʔ ¹ tɔm ¹	tom ¹	——	k ¹ dɔŋ	——
胸脯	kɿ naŋ	nauk	kaʔ ¹ oŋ ¹	nak ¹	——	ʔɔk	ʔa ³¹ goŋ ⁵¹
锁	kɿ tɕɛ	——	kaʔ ¹ tɕɛʔ ¹	——	——	k ¹ tɕɛ	——
吐	tɕʔ kɿ toh	——	——	——	——	k ¹ dzuh	——
捉	kɿ rǎp	——	——	——	——	tɕǎp	laʔ ⁵¹
搬	kɿ ɲɔk ɲai	gaih	klai ³	zɔk ³	——	k ¹ rai	——
包围	kɿ viet tʃɔt	——	vet ² , klet ²	va ³	——	kr ¹ vet	——

〔5〕 本文比较使用的材料分别来自《佤语简志》、《布朗语简志》、《德昂语简志》、《克木语研究》、《莽语研究》,“布朗新”为布朗语新曼俄话。

笑 kɿ ɲai ɲiah kaʔ⁴ ɲal¹ ɲalh² ɲiaih khraih ɲya⁵¹

4)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kɿr, kɿl:

(20)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甘蔗	kɿr miɿ	meʔ	——	——	——	kl'meʔ s'ʔɔŋ	——
疮	kɿr dɔm	——	tum ²	——	——	——	——
乌鸦	kɿl ʔak	laʔ	kaʔ ⁴ ak ²	al ¹ lak ¹	k'ʔaʔ	kl'ʔak	la ³¹ vak ⁵⁵
叶子	kɿl na	lhaʔ	laʔ ¹	lhaʔ ¹	la	laʔ	la ⁵¹

5)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kɿn:

(21)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筛子	kɿn rɿŋ	ghrɿŋ	ntɕaŋ ²	ghɿrɿŋ ¹	khɿrɿŋ	tl'jɿl	——
梳子	kɿn tʃǎh	si ga h	——	——	a'dzaih	tɕn'dzɿwaih	——
路	kɿn dEŋ	——	——	——	n'dEŋ	——	——
厚	kɿn bɿl	pu	kaʔ ⁴ pɿl ³	pu ²	——	m'bɿl	——
窟窿	kɿn tu	dawʔ	kaʔ ⁴ tuʔ ¹	tɿʔ ¹	kluh	——	——
斧头	kɿn bɔ	moi	mui ¹	moi ¹	s'mui	soʔ	——

6)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tɿ, tɿr:

(22)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竹笋	ta bǎŋ	plawŋ ʔoʔ	kaʔ ⁴ poŋ ²	puŋ ²	baŋ	t'baŋ	bɔŋ ³⁵
塞(住)	tɿ naʔ	thoʔ	——	——	k'no	——	——
嘴	tɿr nɔih	dzhɿih	ntuiŋ ³	dot ¹	moiʔ	t'nɔh	——
拧(毛巾)	tɿr viət	si ziat	miet ⁴	ai ² zoat ² ziat ²	niat	vet	vet ⁵⁵
肝	ta lam	tɔm	kaʔ ⁴ tom ¹	tɔm ¹	k'tɔ:m	tlom	tɔ ¹
尖	tɿr poiʔ	——	kaʔ ⁴ peik ²	——	pɕʔ	——	pot ⁵⁵

7)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tɿm, tɿŋ:

(23)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爪	tɿm soŋ	——	——	——	——	t'mɔŋ	——
帮助	tɿm tsuai	tuɿm	tɕoh ²	tɿm ¹	dzo:i	tm'tɕuai	tɕoi ⁵⁵
横	tɿm kel	——	siʔ ⁴ kil ¹	——	s'ka:r	——	——
竖	tɿm ʒeŋ	dzuŋ	ntɕuŋ ³	dzuŋ ³	——	s'ʔɔŋ	——
痰	tɿŋ khak	ghak	——	——	kha:ʔ	——	la ³¹ ʔak ³⁵
拍(手)	tɿŋ pǎh	dɛh	nthop ²	dah ³	k'tha:ʔ	——	tɕɔ ³¹ pyak ³⁵

8)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sɿn:

(24)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狼	sɿn prɔk	——	ɲxok ²	bɔk ²	broʔ	n'prɔk	——
豺狗	sɿn prɔk	brauk	——	——	——	——	——

蛆	syn trai	grai <u>k</u>	ŋxɛik ³	gɛk ²	m ¹ breʔ	m ¹ brai	pø ⁵¹
尾巴	syn ta	si ₁ daʔ	kaʔ ⁴ taʔ ¹	si ² taʔ ¹	s ¹ ta	ndaʔ	—
舌头	syn tak	da <u>k</u>	kaʔ ⁴ tak ¹	dak ¹	k ¹ ta:ʔ	n ¹ dak	ləŋ ⁵⁵ tak ³⁵
柱子	tsyntɿ raŋ	r oŋ	hɔŋ ¹	ɔoŋ ¹	dzɿŋ giaŋ	tɛn ¹ drǎŋ	gaŋ ⁵¹ ni ³¹ ʔua ³⁵
梦	syn pɔ	te <u>a</u> mauʔ	kaʔ ⁴	al ²	m ¹ pa:u	—	—
			muʔ ²	mɔʔ ²			
醒	syn rɔh	—	—	bɔoat ²	a ¹ sɿh	rɿh	—

9)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sɿŋ:

(25)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蚱蜢	sɿŋ tɛʔ	si <u>do</u>	kaʔ ⁴ tuh ²	siʔ ² tul ²	—	—	—
蜘蛛	sɿŋ ʔuaʔ	—	—	—	—	sŋ ¹ vaʔ	—
稻子	sɿŋ ŋa	ŋhoʔ	—	ŋhɔʔ ¹	ŋo	ŋɔʔ	—
星星	sɿŋ mɿŋ	simʔ uiŋ	kaʔ ⁴ mɿiŋ ¹	muiŋ ¹	s ¹ man	sr ¹ měŋ	—
汗	sɿm lɔʔ	rɔm la <u>uh</u>	um ¹ kuik ¹	ɔom ¹ al ¹ lɿh ¹	ʔum muh	ʔömsũmʔüt	—
窝	sɿm poi	—	—	—	—	m ¹ pui	—

10)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ra:

(26)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老虎	ra vai	si ₁ vai k <u>oh</u> ku	kaʔ ⁴ vai ³	al ² vai ²	a ¹ vai khroŋ	r ¹ vai	—
姜	ra via	siʔ giŋ	saʔ ⁴ kiŋ ¹	si ¹ kiŋ ¹	siaŋ	r ¹ veʔ	vuaŋ ⁵¹
你俩	ra pa	paʔ	paʔ ¹	paʔ ¹	pai	s ¹ ba	—
他(她)俩	ra kɔ	kɛʔ	kaʔ ²	kaʔ ¹ kuik ¹	ka:i	—	—

11)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rɿŋ:

(27)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牛圈	rɿŋ kɔk	kɔk	khɔk ²	khɔk ²	khɔk	gɔk	—
镰刀	rɿŋ keu	—	—	—	—	liou khiau	keu ⁵⁵
犁	rɿŋ thai	thai	thei ¹	thai ¹	athai	thǎi	tɔi ⁵¹
捏	rɿŋ pǎt	—	—	nbiat ¹	—	—	—
花	rɿŋ lai	—	—	lai ²	—	lai	—

12)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pɿŋ:

(28)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眼睛	pɿŋ ŋai	ŋai	ŋai ¹	ŋai ¹	ŋai	—	—
裹腿	pɿŋ kiɛŋ	lɔk teaŋ	—	—	—	pha khat dzwaŋ	bəŋ ⁵⁵ teaŋ ⁵¹
梯子	pɿr dɔŋ	bɔŋ	npɔŋ ¹	bɔŋ ¹	n ¹ dɔŋ	—	—

13)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为 pɿ:

(29)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	-----	----	-----	-----	-----	-----	----

医治 pɣ nai pai kaʔ⁴ pai¹ pai¹ s'nam pua —
 14) 布兴语为单音节词, 其他语言为一个半音节词(以布朗新曼俄含次要音节 kaʔ⁴ 的词为例):

(30) 词义	布兴语	佤语	布朗新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地	dɿl	hək tɛʔ	kaʔ⁴ tɛʔ¹	tɛʔ¹	k¹tai	ta p¹teʔ	tɛ³⁵
土	dɿr	tɛʔ	kaʔ⁴ tɛʔ¹	al¹ lun¹tɛʔ¹	k¹tai	p¹teʔ	tɛ³⁵
黄牛	bɔʔ	mɔi	kaʔ⁴ mɔi (kaʔ⁴ mɔi²)	mɔi²	mɔʔ	m¹boʔ	lɔ³⁵
大象	saŋ	saŋ	kaʔ⁴ saŋ¹	saŋ¹	sa:ŋ	si tɕaŋ	θaŋ³⁵
黄瓜	kial	kɛ	kaʔ⁴ kel¹	kɛ²	s¹kiar	kial	pə³¹va³⁵
药	plai	sɪdah	kaʔ⁴ pai¹	al¹ tah¹	s'nam	ʔia	gə³¹θi³⁵
连接	tɔʔ	toi	kaʔ⁴ tɔʔ¹	tɔʔ¹	k¹tu	dɔ	tɔn³⁵gua⁵¹

4.2 次要音节变化的类型

通过以上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布兴语的次要音节跟我国其他南亚语言之间也存在其他学者指出的对应关系。这些对应关系是从共时平面来观察的, 但却反映了语言历时演变的情况。其变化的类型也是简化、脱落、合并为一个音节、衍化为两个音节。

1) 脱落。指布兴语的次要音节在其他语言中脱落掉。即布兴语的一个半音节词在其他一些语言中变为单音节词, 次要音节的痕迹荡然无存。如 si nat “枪”, 佤语为 nat, 新曼俄话和关双话为 nat²; 布兴语 kɣ nai “笑”, 佤语为 ɲiah, 关双话为 ɲalh², 德昂语为 ɲiaih, 莽语为 ɲya⁵¹。

2) 简化。指布兴语的次要音节在其他语言中以其中的一个成分或一个语音特征的方式存在。简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脱落, 是一种不完全的脱落。如 kɿl ʔak¹ “乌鸦”, 佤语为 lak, 新曼俄为 kaʔ⁴ ak², 关双话为 al¹ lak¹, 德昂语为 kl¹ʔaʔ, 克木语为 kl¹ʔak, 莽语为 la³¹vak⁵⁵。

3) 合并为一。指布兴语的一个半音节词在其他的语言中为单音节, 其中的次要音节的部分跟主要音节合而为一了。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合并为复辅音形式, 二是合并为单辅音形式。前者例如: kɿn rɿŋ “筛子”在佤语中为 ghrɿŋ、关双话中为 ghɿrɿŋ¹、德昂语中为 khruŋ。后者例如新曼俄中的 ntear² “筛子”、关双话中的 nbiat¹ “捏”等。

合并为复辅音形式的情况在不同的语言中有时涉及到复辅音跟次要音节之间的划界问题。如克木语中的 sɔʔ¹ “芋头”、dzruʔ¹ “深”被处理为复辅音, k¹rai “搬”却被处理为次要音节, 德昂语的 klai “雨”又被处理为复辅音。

同样, 通过几种语言的对比, 也可以看到在几种语言在音节划界时标准也不好掌握。如: sɿŋ mɿŋ “星星”一词, 佤语处理为 sɿm ʔuiŋ、新曼俄为 kaʔ⁴ mɿiŋ¹, 关双话为 muiŋ¹, 德昂语为 s¹man, 克木语为 s¹rmɛŋ, 比较之后, 我们觉得佤语也处理为 sɿ muiŋ 比较好些。

4) 衍化为二。布兴语的单音节词在其他语言中为一个半音节词。“衍化为二”跟“合并为一”是相对而言的。从一种语言看是合并, 从另一种语言看则是衍化。

上述四中类型的变化往往是综合在一起的, 如布兴语的 kɿl ʔak “乌鸦”, 佤语为 lak, 其中既有脱落 (kɿ), 又有合并 (l + ʔak → lak), 其本身又是简化。

除了上面这四种关系之外, 我们认为在类型变化方面应注意以下两点:

1) 通过次要音节的对比, 我们可以发现布兴语中的一些次要音节由中缀生成。这样的词如:

(31)词义	布兴语	佤语	新曼俄	关双话	德昂语	克木语	莽语
肝	ta lam	təm	kaʔ ⁴ tom ¹	təm ¹	k ¹ tə:m	tlom	tə ³¹
医治	pɤ nai	pai	kaʔ ⁴ pai ¹	pai	s ¹ nam	pua	——
醒	sɤn rəh	——	——	——	a ¹ sɤh	rɤh	——

2) 一些词语在不同语言中使用了不同的构词手段。如:布兴语中以 rɤŋ 为前缀的词语,在其他几种语言中多数没有使用前缀。因为布兴语中 rɤŋ 本身是一个词,意思是“东西”、“事物”,在上面例子中有它构成的词里它应该具有明显的词根的性质,这些词可以看作是“词根+词根”的合成词。当然,由于其意义虚化、位置固定,语音上是一个弱化音节,我们这里还是把它当作前缀看待。即便如此,其他几种语言也没有使用加前缀的附加构词法来构成相应的词语,布兴语中的 rɤŋ 显然是语言本身语法化的结果。

4.3 语音演变规律

除了类型的变化,我们还可以通过次要音节的对比看到我国这几种南亚语言在语音上的演变规律。

1) 次要音节 si(s₁,ji)、ts₁ 的演变,反映了擦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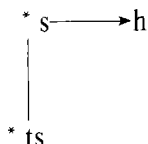
布兴语的 si(s₁,ji)脱落元音后,演变为其他几种语言中的送气的 h,进一步的演变为轻化鼻音。如:

(32) si moik“蚂蚁”→克木语 muik; s₁ nəm“血”→佤语 nham→布朗新 nam¹→关双话 nam¹→德昂语 na:m→莽语 ham⁵¹。

布兴语的 ts₁ 脱落元音后,演变为其他几种语言的 s,进一步演变为 h。如:

(33) ts₁ lə“芋头”→克木语 srəʔ; ts₁ ʔoŋ“树”→克木语 s¹ʔoŋ; ts₁ kəʔ“湿”→克木语 s¹kəʔ; ts₁ lia“雨”→*s¹lia→佤语 lɛʔ、关双话 lɛʔ¹→新曼俄 lɛʔ¹。

也就是说,这几种南亚语经过了下面的演变:〔6〕



2) 次要音节 kɤ、tɤ 的演变大致反映了塞音声母次要音节的演变规律。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 kɤ,在其他语言中多数仍为 k-类次要音节。例如:

(34)词义	布兴语	新曼俄	克木语
蛋	kɤ daŋ	kaʔ ⁴ təm ¹	k ¹ dəŋ
胸脯	kɤ naŋ	kaʔ ⁴ oŋ ¹	——
锁	kɤ tɕe	kaʔ ⁴ tɕeʔ ¹	k ¹ tɕe
吐	tɕɛʔ kɤtoh	——	k ¹ dzu
搬	kɤ nək nai	klai ³	k ¹ rai
包围	kɤ viet tʃət ²	vet ² , klet ²	kr ¹ vet
笑	kɤ nai	kaʔ ⁴ nal ¹	khrai

布兴语的 tɤ、ta,在与其他几种语言中次要音节对应时,也表现为 k-类次要音节。例如:

(35) tɤ naʔ“塞”→德昂语 k¹no; ta bəŋ“竹笋”→佤语 kaʔ⁴ poŋ²。

〔6〕 这里我们认为 ts 到 s 的演变在我国几种孟高棉语言中是一种对应关系,具体可参见高永奇(2004b)。

3) 布兴语含有鼻音的次要音节, 在其他南亚语中有两种形式:

一是演变为弱化的音节标志 *a*。例如:

(36) *sɤn tɔh* “醒” → 德昂语 *a'sɤh*; *kɤn tʃəh* “梳子” → 德昂语 *a'dzaih*; *rɤŋ thai* “犁” → 德昂语 *a'thai*。

二是演变为鼻音自成音节的次要音节。例如:

(37) *sɤm poi* “窝” → 克木语 *m'pui*; *kɤn dEŋ* “路” → 德昂语 *n'dɛŋ*; *kɤn bɤl* “厚” → 克木语 *m'bɤl*; *sɤn prək* “狼” → 新曼俄 *n xok*²; *sɤn pɔ* “梦” → 德昂语 *m'pa:u*。

4) 布兴语含有流音 *r*, *l* 的次要音节, 在其他几种语言中也有两种情况: 一是其他语言仍保留有流音, 二是相应的次要音节在其他语言中脱落。例如:

(38) *kɤr miɣ* “甘蔗” → 克木语 *kl'meʔ* *s'ʔɔŋ* → 佤语 *meʔ*; *kɤr dɔm* “疮” → 布朗新 *tum*²。 *tɤr viət* “拧” → 克木语 *vet* → 莽语 *vet*⁵⁵。

布兴语的次要音节 *ra*, 在其他几种语言中或者保留, 或者变为其他次要音节, 或者脱落。例如:

(39) *ra vai* “老虎” → 克木语 *r'vai* → 布朗新 *kaʔ¹ vai³* → 关双话 *al² vai²* → 德昂语 *a'vai khroŋ* → 佤语 *si vai koh ku*; *ra via* “姜” → 克木语 *r'veʔ*。

5 结语

以往对次要音节问题的讨论并不多, 已有的研究多数是从语音上说明其语音特点, 很少有从语音、构词、来源等方面对它进行分析探讨的。本文详细讨论了布兴语次要音节的构成、性质、来源、跟其他亲属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提出了区别次要音节跟复辅音的标准, 分析了布兴语次要音节的类型和性质、来源, 并通过跟亲属语言的比较, 指出了次要音节演变的类型和语音演变规律。所作的分析, 将语音跟语法结合起来, 将共时跟历时结合起来, 对布兴语的次要音节进行了深入地挖掘, 得出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并揭示出其内在的规律。

当然, 由于布兴语是我国新发现语言之一, 对其调查尚不够深入细致。同时, 我国其他南亚语系语言有关问题的研究也还不够, 对次要音节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 陈国庆 2002 《克木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高永奇 2002a 布兴语概括, 《民族语文》第 5 期, 69—81 页。
- 高永奇 2002b 布兴语的构词方式说略, 《语言研究》第 3 期, 121—125 页。
- 高永奇 2003 《莽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高永奇 2004a 《布兴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高永奇 2004b 布兴语的 *s- / ts-* 在我国其他孟高棉语言中的对应, 《民族语文》第 3 期待刊。
- 潘悟云 1999 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 载《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庆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岁华诞》125—148 页,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潘悟云 2000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孙宏开 1982 《独龙语简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王洪君 1999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敬骝 陈相木 1982 西双版纳老傣文五十六字母考释, 《民族学报》第 2 期, 131—206 页。

- 颜其香 周植志 1995 《南亚语系和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赵岩社 1997 佤语的音节，载《云南民族语言文学论文集》244—274 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赵岩社 赵福和 1998 《佤语语法》，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赵岩社 2001 佤语的前置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 4 期，107—113 页。
- Antony, D. G. 2003 Word, Foot, and Syllable Structure in Burmese, <http://www.ling.uni-potsdam.de>.
- Matisoff, J. A. 1973 Tonogenesis in Southern Asia. Consonant types and tone, Larry Hyman (ed.) *Southern California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73—95.
- Shorto, H. L. 1960 Word and Syllable Patterns in Palau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3, 544—559.
- Svantesson, J-O & Karlsson, A. M. 2004 Minor Syllable Tones in Kammu.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nal Aspects of Languages*, 177—180.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作者简介

高永奇,男,1966 年生,河南省浚县人。博士,副教授。安阳师范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文系副主任。主要从事语言学及民族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已出版专著《莽语研究》、《布兴语研究》等,在《民族语文》、《语言研究》、《汉语学习》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The Minor Syllable of Buxing

Gao Yongqi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yang Teachers College, Anyang Henan 455000

Abstract Minor syllable is a concept of phonetics. It also has its function and meaning with the word-forming. The minor syllable of Buxing is a prefix of morphology and a light syllable.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in China, the changing type of the minor syllables of Buxing is just simplification, lossing, incorporation and decompounding. It also reflects the law of sound changing of the other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in China.

Keywords minor syllable Buxing word-forming sound change